



拷問

亨利·阿萊格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問 拷

亨利·阿萊格著

蔣 信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Henri Alleg

LA QUESTION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Paris, 1958

根据法国巴黎午夜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拷 問

〔法〕亨利·阿萊格著

蔣 信 譯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中國科学院印刷廠

发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定 价 每 本 一 角 八 分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 $\frac{1}{2}$ · 字数 41,000

1958 年 9 月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統一書号 3003.421

原書編者前言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亨利·阿萊格担任“共和阿尔及尔报”（Alger Républicain）社社长。在阿尔及利亚，只有这一家报纸把它的篇幅提供给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和民主輿論，作为它們交換意見的园地。到一九五五年九月，这家报纸被封閉了。

从被封閉的那一天起，亨利·阿萊格便多方設法来解除这种禁令。而且不久阿尔及尔的行政法庭，也判定封閉这家报纸是非法的；虽然如此，主管当局还是不准該报复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为了避免該报大多数工作人員所遭受的监禁，阿萊格不得不轉入地下活动。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他被第十伞兵师的伞兵逮捕了，他們把他囚禁在阿尔及尔近郊的埃尔一比阿监狱，整整囚禁了一个月。

亨利·阿萊格在这里所写的，便是他的这段受监禁时期的实录。本书是当他被轉押到罗第的“收养所”的时候写成的。（大家都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有很多拘留营，如：宝須埃，保罗—卡戴尔，伯魯阿几亚……等，在那里拘禁的全是仅仅根据一紙行政命令便逮捕的沒有任何罪名能够成立的人。）

从拘留营里，阿萊格把他在七月底递交給阿尔及尔总檢察长的訴状的一个抄本設法轉到了法国；在訴状里他揭发了他所受的一些严刑拷打。这分訴状在法国和外国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从那个时候起，在阿尔及尔每天都流行着阿萊格“失踪了”、“被綁架了”甚至“死亡了”等最为令人不安的謠言。仅仅

由于在报纸上掀起了广泛的抗议运动以后，八月十七日——也就是他被捕两个月以后——，阿莱格才被带到一个检察官的面前。其后，他就被关在阿尔及尔的民事监狱里。到十一月前后，由于他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党员，他便被以损害国家外部安全和重新组织受到明令解散的团体的罪名提起公诉。

至于阿莱格自己的诉状，虽然阿拉德将军下令进行调查已经六个月过去了，到今天还是“在调查中”。

但是，阿莱格已经同那些被他指名认定曾经严刑拷打过他的军官和警察们对过质了。^①

而且受理他的控诉的那位军法官在阿莱格陪同之下，对于行刑地点也已经进行过检验；在进行检验的时候，不等走进去，阿莱格单凭着记忆便能把埃尔一比阿监狱里好几间屋子的情况叙述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那间厨房，如果对他的审问象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在“正常状况下”进行的话，他是不应当知道得那么清楚的。

另外，在档案中还存在着一份非常详细的验伤证明书；这份证明书是七月十二日当亨利·阿莱格到达拘留营时，经过同样被囚禁在罗第的两个医生检查以后开列的。那时他已经受刑一个月以后了，但还可清楚地看到他两只手腕上被绳子缚过的伤痕，他身上被灼烫的伤疤以及其他受刑的痕迹。

而且，由于其他受害者的控诉，有很多案件已经开庭审过了，其中被告的也同样是这些军官。

阿莱格和他的律师要求对这些实施酷刑的人治罪，不仅是为了制裁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行为，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象这样引起公忿的事情再发生在别人身上。

^① 这本书在提到被控诉的对方时，全用他们每个人名字的字首来代替，因为只有法院才有权公开宣布并制裁那些触犯刑章的人。——原书编者注

876.
1857

“在攻擊腐敗的法國人的時候，

我保卫的正是法國。

——約翰·克里斯多夫。”

在這個每間監房都掩蓋着痛苦而又有人滿之患的龐大監獄里，招供自身是一件恥辱的事情。樓下住的是死囚“部”。他們一共是八十個人，腳上帶着腳鐐，正等待着他們的特赦或末日。我們大家都是按照他們的拍子生活着。晚上回來躺在草墊子上的時候，沒有一個犯人不想到第二天黎明或許便是凶險的時刻，在睡覺時也無不盡全力祈禱一切能夠平靜無事。但是正是從他們那一區里每天都傳來被禁止唱的一些歌曲，一些永遠發自為自由而鬥爭着的人民內心的美妙歌曲。

嚴刑拷打麼？這早已成為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事了。在這裡能夠免于嚴刑拷打的人是太少了。對於“進來的人”凡是能與之講話的，大家所提出的問題依次序照例是：“被捕很久了嗎？受過拷打沒有？傘兵還是警察？”我的事件會引起這麼大的聳動確是例外。這決不是獨一無二的事件。在我的訴狀里已經提到過的，和在這裡我將要說的，都是用我這個例子來表明，在這個血腥而殘酷的戰爭中所經常採用的都是一些什麼手段。

現在我被捕已經三個多月了。在這段期間我經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如此多的屈辱，以至於如果不是我曉得把事情說出來會是有用的，而且揭穿真象也是一種促成停火和導致和

平的方法的話，我真的沒有勇氣再去提及那些個遭受折磨的日日夜夜了。繼續一個月的期間，整夜整夜地我聽到受拷問者的呼嘯，而他們的叫喊永遠存在在我的記憶里。我曾看到有些犯人被木棍一下子從這一層樓送到另一層樓，他們由於酷刑和毒打都變成了呆子，只知道用阿拉伯語模糊不清地唸叨出一首古祈禱文的開頭幾句話。

但是後來我還曉得了另外的事情。我获悉我的朋友毛札思·奧丹“失蹤了”，他是在我被捕前二十四小時被捕的，拷問他的那一批人也正是後來“接收”我的那一批人。他是象第伯西酋長，“伊斯蘭教賢哲會”主席扎哈博士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樣失蹤了。在羅第，我碰見了我的朋友戴米笠，他是布利達精神病院的職員，也是受的傘兵的刑罰，不過採用的卻是一套新技術：他被裸體綁在一把金屬坐椅上，椅子上通著電流；現在在他的兩腿上還留著深深的燒灼的傷痕。在監獄的走廊里，我認出一個“進來的人”乃是穆罕默德·賽夫塔，阿爾及爾“馬哈克麻”（伊斯蘭教法院）的公斷人。

“在傘兵那里呆了四十三天。對不起，我現在說話仍有困難：他們把我的舌頭燒壞了。”於是他吐出了他的滿是傷疤的舌頭來叫我看。

我還看到了另外的人：有一個卡斯巴地方的年輕商人，他的名字叫布阿萊姆·巴默德，當我們一同坐在運送我們到軍事法庭去的囚車里的時候，他叫我看他小腿上一條條很長的傷疤。

“是那些傘兵們用一把刀子搞的：因為我曾收留過一位民族解放陣綫的成員。”

在牆的另一面，在專用來拘留女犯人的那一部分，囚押著幾個無人提到的年青女孩子：加米拉·布伊海德，伊麗艾

特·露波,娜茜馬·哈卜拉尔,麦丽卡·凱茵,莒茜·考斯卡斯,高萊特·格雷古阿以及一些其他的人:她們的衣服都被一些有虐待狂的酷刑执行者剥得淨光,并受到了毒打和侮辱;而且她們也同样挨受过水刑和电刑。在这里誰都知道安妮克·卡斯苔尔所遭受过的苦难,当她被一个伞兵強姦以后,她总以为自己怀孕了,一天到晚便只想死。

*

*

*

所有这些,都是我知道的,我亲眼看見的和我自己的耳朵直接听来的。可是有誰再来补充一下我不知道的那些呢?

当讀者們讀我这本书的时候,应当时时想到那些“失踪的人”和那些确信自己的理想一定会得到胜利而面无惧色地等待着死亡的人;应当时时想到那些认清了劊子手們的真面目而并不畏惧他們的人;应时时想到所有那些用和平不久就要到来与我們两国人民之間的友誼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去回答仇恨和严刑拷打的人。因为这本书里所談的事,很可能就是他們之中每一个人自己所遭遇的事。

当那个伞兵中尉沙××带着他的一个士兵和一个警察到奥丹家里逮捕我的时候，那正是下午四点钟。在这个六月十二日（星期三）的前一天，我的朋友毛礼思·奥丹，他是阿尔及尔理学院的助教，已经在他家里被逮捕了；并且警察局还留了一个巡官在那里。当我堕入他们的圈套的时候，正是这个巡官替我开的门。我曾打算逃跑，但没有成功。那个警察手里握着手枪，在二楼追上了我，我们一齐进入更上一层的一间房子里。他显得非常紧张，一面用眼角监视着我，一面向伞兵司令部打电话要求立刻增援。

在那个中尉走进房子的时候，我就明白等待着我的是一些什么事情了。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他的刮得光光的、三角形而瘦骨嶙峋的小脸看去活象一只小狐狸；他微笑着，嘴唇绷得紧紧地。

“捕得太好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是亨利·阿莱格，前‘共和阿尔及尔报’社社长。”接着他立刻转向我：

“是什么人掩护你的？”

“这个，我不会告诉你！”

他微笑着并点了一下头；随后，他显得非常自信地说：“我们一会儿给你准备一个小小的审问便够了。你会回答的，我敢说！给他戴上手铐！”

我被那个伞兵士兵牢牢捉着，下了三层楼走到街上。中尉的阿龙德牌汽车停在街道的对面，正等待着我们。他们使我坐在车的后座上，伞兵士兵坐在我的一边。他把手提机关

枪的枪口紧紧抵着我的肋骨：

“里面替你准备好了成堆的子弹，如果你有意捣鬼的话。”

我们的车子向着城市的高处奔驰。在一座别墅的门前停留了片刻（毫无疑问这里是伞兵的一个战斗岗哨），只有沙××一个人进去了一下，随后我们继续沿着克里蒙梭大街向沙斗诺夫前进。最后汽车越过了埃尔一比阿广场，在一座正在建筑中的巨大住宅前面停了下来。

* * *

我穿过一座停满吉普车和军用汽车的院落，到达了一座还没有完全盖好的楼房门口。

我上楼时沙××在我的前面走，那个伞兵士兵在我后面紧紧跟着。土建工程中钢筋混凝土里的钢筋到处都有露在外面的；楼梯的栏杆也还不曾装上；一条条匆忙安装起来的电线从灰色的天花板上挂下来。

从这一层楼到另一层楼，伞兵们川流不息地上下着，他们都在驱赶着一些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都是胡子蓄得很长，衣服破烂不堪的囚犯。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皮靴的咯咯腾腾，放声大笑，辱骂和叱喝交织成的混杂声音中。现在我是处在“布萨里阿区民政甄选所”了，马上我将会晓得他们是怎样进行“甄选”的。

我跟着沙××走进不知道是第四层还是第五层楼的一间大房间里，这是未来住家的起居室。几张可以拆装的桌子；墙上挂着一些纸质硬化了的在逃嫌疑犯的照片；一架军用电话：这便是房子里的所有陈设。靠窗坐着一位中尉。后来我才知道他叫伊××。他有一个象狗熊一样魁伟的身体。特别和他的小脑袋及尖细刺耳的嗓音比较起来，他的身体便实在有点魁伟得过分了。在他的小脑袋上，还生着一双象没有睡醒的

嬰兒那样的眼角下垂的眼睛。他說話的声音有些軟綿綿的，而且象教堂里唱整脚贊歌的童子一样，对于 Z 同 J，S 同 Ch 的发音辨别不清。

“我們給你一个机会，”沙××轉向我說，“給！这是紙和鉛筆。你要告訴我們你住在什么地方？自从你轉入地下以后，什么人掩藏你来着？你所接触的全是誰？你做了些什么活动？……”

語調倒还客气。有人把我的手铐取了下来。我把在汽車上曾对沙××說过的話又当着这两个中尉重述了一遍：

“我是为了避免被捕才轉入地下的，因为我知道我是被当做监禁的对象的。我过去是，现在还是为我的报纸的利益而努力。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到巴黎见过摩勒总理和嘉盖副部长。另外再没有什么可以告訴你們了。我不会給你們写什么东西而你們也不必妄想我会揭露那些曾經有勇气掩蔽我的人。”

永远是笑瞇瞇地而且充滿着自信，两个中尉交換了一下互相諮詢的眼光。

“我看还是不必再浪費我們的時間了吧！”沙××說。

伊××表示同意。实际上这也是我的想法。如果我必須受刑的話，早一些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与其等待，还不如馬上就碰一碰硬的較好！

于是沙××拿起了電話机：

“立刻准备好一个班子！要对付一个‘大菜头’；并且告訴姜××到上边来！”

等了一会儿，姜××进来了。二十五岁年紀，矮个子，面貌黎黑，鷹鼻，鬚发，窄头額。他走近我并微笑着說：

“噢！他是我們的主顧嗎？跟我来！”我走在他的前面；

下了一层楼，进入走廊左首的一间小房子里，这是未来住家的厨房。里面有一个水槽，一个珉珉炉子，炉子上还装着烟囱套；烟囱套上还没有装上玻璃，只有金属间架已经安好了。在房子的底端有一个门窗两用的出口，但被連結在一起的許多紙盒子給掩蔽了起来，所以屋子里总是黑洞洞的。

* * *

“脫下衣服来！”姜××說。看到我沒有照办，立刻加上一句：“如果你自己不脫，我們要代你脫了！”

在我脫衣服的时候，一些伞兵們在我周围和在外面的走廊上轉来轉去，好奇地想認識一下姜××的“主顧”。他們中間有一个人，黃黃的头髮，操着巴黎口音，他把头从門上还没有装上玻璃的空框子里伸进来：

“瞧，是个法国人！他也投了那些‘鼠崽子’們来跟我們作对嗎？你要侍奉侍奉他了，是吧？老姜！……”

現在姜××在地上安置了一块黑木板，湿漉漉，黏糟糟的；毫無疑問这是被別的“主顧”們嘔吐出来的东西給弄脏的。

“来！躺在上面！”

我仰臥在木板上。姜××由另外一个人帮着把我的手腕脚踝都用固定在木板上的皮帶綁了起来。我看到姜××叉着腰，两脚跨在木板的两边与我的胸部相齐，气昂昂地在我上面站着活象征服者一样。他瞪着眼盯住我，象他的上司們一样打算恐吓我。

“听着！”他操着阿兰地方的口音說，“中尉准許你考虑一下，但是考虑以后你要招！当我们对付一个欧洲人的时候，我們会比伺候那些‘猪獃’們更好一点。誰都要招的。都要招出来——而不是只招一点点，知道嗎？要全招！……”

在这个时候，站在我的四周的那些“蓝帽子”^① 們便耍起聰明來：

“怎么你的同伙現在不來救你了呢？”

“瞧，这小子躺在这里在干什么呀？是在休息吧？”

另外一个人，他的火氣要大得多了：“同这种家伙們不需要浪費時間。要是我，我立刻就干掉他！”

从窗戶的下面部分吹進來一股冷風。我光着身子躺在湿木板上，寒冷使我开始战慄起來。这时候姜××笑瞇瞇地說：

“你害怕了？你要招了嗎？”

“不，我不怕！我有点冷。”

“你想逞英雄，是吧？这股子勁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出一剎鐘，你会老老实实地招的。”

* * *

我繼續处在这羣戏謔和辱罵的傘兵中間，什么也不回答；我尽可能保持鎮靜。最后我看到沙××走进屋子里來，一同进来的还有伊××和一个上尉。他身体高大而瘦削，嘴唇綳得紧紧地，脸上有一道疤，丰度十足且默默寡言——这是德××上尉。

“怎么，你考虑过了嗎？”問我的是沙××。

“我没有改变主意。”

“好吧，你会要求的。”于是他轉向旁的人說：“还是到隔壁房間里去吧，那儿亮一些，好工作。”

四个傘兵抓起捆綁着我的那块木板把我抬到毗邻的房間里，那个房間正对着这个廚房，然后把我放在水泥的地板上。軍官們分布在我的周围，坐在士兵們替他們送來的背包上。

^① 法国傘兵共有四种不同的番号，每种番号以他們所戴的不同顏色的帽子來表示：即“紅帽子”，代表殖民地部队；“藍帽子”，代表追击兵；“綠帽子”，代表国际兵团；和“黑帽子”，代表突击队。——譯者

“嘿！”沙××說，對於他預期的結果始終是滿懷信心：“我需要一些紙和一個硬紙盒子，或其他什麼能夠放在下面的硬東西，為得是便於我寫字。”

有人遞給他一條木板子，他接過來放在他的身邊。隨後他又從姜××手里接過了電刑機，這種機器被那些受刑的人描述過已不止一百次了。他把電刑機伸到我眼上一面搖動着一面說道：

“你認識這家伙，對嗎？你常常聽人談到它？關於它你甚或還寫過不少文章吧？”

“你們採取這些方法是太不應該了！你們將會明白的。假如你們有什麼根據控告我的話，可以把我轉到法院去：依照法律在二十四小時以內你們必須把我送交法院。並且，我也不允許你們用‘你’代替‘您’來稱呼我！”^①

在我的周圍响起了一片大笑。

我曉得我的抗議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而且在此種情況之下，要求這羣野獸們尊重法律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不過我是想向他們表明我並沒有被吓倒。

“開始吧！”沙××說。

一個傘兵坐在我的胸上，他的頭髮很黑，上嘴唇向外翻起在鼻子下形成了一個三角形，他臉上總帶着一副小孩子樣的而且非常滑稽的微笑。……以後當在法官的辦公室里對質的時候，我才認出他是賈××下士。另外一個傘兵（從他的語音斷定一定是阿蘭人）在我的左邊，還有一個在我的腳的地方；軍官們都分布在周圍。在屋子裡另外還有一些傘兵，看不出來他們有什麼明確的任務，一定是想留在这里瞧瞧熱鬧的。

^① 法國人通常談話彼此間都稱呼“您”（Vous）；只有在不容氣的時候，對不被尊重的人或對最親密的人（如家族，親戚，朋友等）講話的時候，才稱呼“你”（Tu）。——譯者。

賈××始終是笑瞇瞇地，他先把那些作為電極的小夾子在我的眼上晃來晃去。這是一些發亮的鋼夾子，細長而有牙齒。使用這些東西的電話工人稱它們做“鱷魚”夾。他在我的右邊耳朵上夾了一個電夾，在我的右手指上也夾了一個。

突然間我的給捆綁着的身子掙扎着要跳起來，我用盡全力地喊叫。這是沙××向我身上第一次放電了。在靠近我耳朵的地方迸發了一次長的火花，立刻我覺得在我胸膛里我的心象要飛走似的。在我叫嚷的時候我的身體不停地扭屈抽搐着，發狠的時候又想戳傷自己；同時從沙××手里電刑機上發出的電震動却一個接着一個地不停。沙××合着電震動的节拍把下面這個問題一個字一個字地拆開來問我：

“你——在——什——么——地——方——躲——藏——來——的？”

在兩個電震動的間隙中間，我把臉轉向他并對他說：

“你錯了，有一天你會後悔的！”

激怒之下，他把電開關一下子推到了底：

“每一次在你想教訓我的時候，我就送給你一個電噴泉噲噲！”

在我繼續叫喊的時候，他對賈××說：

“天呵，真能嚷！快塞上他的咀！”

賈××把我的衬衣捲做一個球，塞進我的嘴里；於是大苦難便又開始了。我盡全力咬我咀里的棉布，這樣我差不多倒覺得痛苦減輕了一些。

驀地我感到好象一只野獸在咬我一樣，牠一口一口地在

撕裂吞吃我的肉。原来站在我上面的一直是猶笑的賈××，他把另一只电夹夹在我的生殖器上了。搖撼我的电震动竟是那样的強烈，以致捆着我脚腕的皮带自动解开了。他們停下来把皮带拴好以后，又繼續干下去。

不久中尉替換了賈××。他从夹子上剥下一根电綫来橫放在我的胸膛上。这样我的身体由于越来越強的神經激动而全部都震盪起来！刑罰一直繼續着。同时他們还把冷水洒在我的身上以便更加強电流的強度；在两个“电噴”中間，我还由于寒冷而战慄。在我的周围，沙××同他的朋友們坐在背包上却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啤酒。我拼命咬我咀里的衣服以便避免那种使我整个身体都扭絞不息的抽搐；但是沒有用。

最后，他們終於停了下来。“来，把他解下来！”——第一次“审問”算是結束了。

我搖搖擺擺地勉強站起来，穿上我的褲子和上衣。这时伊××站在我的前面；我的領帶放在桌上；他把領帶拿过来当做繩子拴在我的頸子上；在众人的笑声中他拖着我走，簡直象拖着一条狗一样；他一直把我拖到隔壁的办公室。

“怎么？”他向我說，“这还不够嗎？我們是不会放你走的。跪下！”

他用寬厚的大巴掌，使劲打我的脸。我跪了下来，但是我无法維持我的身体不倒：有时候我栽向左边，有时候又栽向右边；只有伊××的一下連一下的巴掌，在它們沒有把我打倒在地下的时候，便正好維持了我的平衡。

“怎么，你願意招了嗎？你要知道，你是完蛋了。你只是一个緩期的死鬼！”

“……………”

“去，帶奧丹来！”沙××說，“他被囚在另一座樓里。”

伊××繼續打我，沙××則坐在一張桌子上作壁上觀。我的眼鏡早已經不知道飛到哪里去了，因此我的近視眼更加強了我的虛幻和噩夢的感覺。我一直是在努力同這種感覺作鬥爭，因為我非常害怕我的意志會不幸輾化破滅。

.....

“去，奧丹，告訴他什麼事情在等待着他。幫他免除昨天晚上的那種可怕吧！”

說話的是沙××。於是伊××扶起我的頭來。在我的上面，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奧丹的慘白而又忿恚的面容；當我跪在地上搖擺不定的時候，他也正在注視着我。

“去！告訴他！”沙××說。

“實在不好受，亨利！”奧丹說。於是他們又把他帶走了。

突然間，伊××把我扯起來。他發怒了，這次他發怒的時間長得過分。“听着，王八羔子！你是完蛋了！你必須要招，你明白吧，你必須要招！”

他把他的臉緊緊靠近我的臉，幾乎就要挨到一塊了，大聲嚷着：

“一定要你招！到這里來的人沒有不招的！我們在印度支那作過戰，這使我認識你們這種人。我們就是希特勒的祕密警察^①！你知道希特勒的祕密警察是怎麼回事嗎？”

接着，他用戲謔的口吻說：

“你寫過不少關於酷刑逼供的文章，是嗎？王八羔子！好！現在是我們傘兵第十師在你的身上用酷刑了。”我聽到在我後面响起了全部行刑班子的笑聲。

伊××用巴掌打我的臉，同時還用膝蓋戳我的下腹，一邊

① Gestapo，亦譯“蓋世太保”，“格殺打捕”。——譯者